

思想与运动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Henri Bergson

【法】亨利·柏格森——著

邓刚 李成季——译

思想与运动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Henri Bergson

【法】亨利·柏格森——著

邓刚 李成季——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运动/(法)柏格森(Bergson, H.)著;邓刚,李成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308-2

I. ①思… II. ①柏… ②邓… ③李… III. ①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IV. ①B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203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肖晋兴

思想与运动

[法]亨利·柏格森 著

邓刚 李成季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字数 181,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308-2/B·1145

定价 48.00 元

本译著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
的新发展”(项目号 14ZDB018)阶段性成果

前言

这本文集，首先包括我专门为之而写的两篇导论，因此两篇文章是首次出版。这大概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他的是一些文章或者一些讲演，都曾经在法国或者国外出版过，但现在都难以找到。这些文章全都写成于 1903 年至 1923 年期间。它们主要涉及我认为哲学家应该使用的方法。上溯到这一方法的源头，定义它用于研究中的方向，这尤其是前两篇导论性的文章的目标。

在 1919 年出版的题为《心力》的书中，我们汇集了一些“论文和讲演”，主要是关于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推论。这本新的文集，所汇集的“论文和讲演”，则主要是关于这一研究工作本身，可视作《心力》的补充。

牛津的“克莱蓝登出版代表”（Delegates of the Clarendon Press d'Oxford）同意重新出版我于 1911 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曾经由他们细心编辑的两篇讲演^①。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柏格森

^① 译注：指本书中的《变化的知觉》。

体例说明

注释说明：注释分二种：一、原注，柏格森著作原有的注释。

二、译注，又分两种情况：1.对柏格森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典故、引用等进行解释性的说明；2.译者对柏格森的文章中的某些晦涩难明之处所作的解释、阐明，希望有助于汉语读者把握原文的意义。

注释中的引用：凡柏格森本人的著作，一律只注明书名、法文版页码。法文版依据的是目前最权威的柏格森著作的批判版。

《论意识的直接材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1889, PUF, A.Bouaniche éd., Paris, 2007.)

《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 1896, Paris, PUF, C.Riquier éd., 2008.)

《笑》(*Le Rire*, 1900, Paris, PUF, G.Sibertin-Blanc éd., 2007.)

《创造的进化》(*L'Evolution créatrice*, 1907, Paris, PUF, A.François éd., 2007.)

《心力》(*L'Energie spirituelle*, 1918, Paris, PUF, édition critique,

2009.)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1932, Paris, PUF, F.Keck—G.Waterlot éd., 2008.)

《思想与运动》(*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1934, Paris, PUF, édition critique, 2009.)

此外,柏格森的许多讲话稿、序言、演讲、书信,整理收入《杂著集》(*Mélanges*, édition du centenaire, A.Robinet éd., Paris, PUF, 1972)。

其课程讲义,被整理为四卷本的《讲义》(*Cours*, Vol.I, II, III, IV, Henri Hude éd., Paris, PUF, 1990, 1992, 1995, 2000)。

思想与运动^①

论文和讲演^②

-
- ① 译注：法文书名为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la pensée 通常都译作思想，而 Le mouvant 的译名则颇受争议，则是动词 mouvoir 的动名词，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因此，似乎宜译为“运动者”，但如此则汉译书名显得殊为奇怪。因此我们仍然译为“思想与运动”，但必须提醒读者，“运动”并非抽象名词，而指的是永不停止、无法在空间中为人们所表象的运动本身。对于柏格森而言，整个世界都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真正的实在无一不处在此种运动之中，运动即是实在，而实在必然是运动。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思想与运动”解读为“思想与实在”。思想是实在的运动中的一个事件，一个派生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柏格森以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阐明了物质（运动）第一性，思想第二性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英译本，书名题作“创造的心灵”（*The creative mind*）。
- ② 译注：在柏格森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本书乃是第二部“论文与讲演”的合集，第一部乃是 1919 年出版的《心力》。

目 录

前言 1

体例说明 1

导论（第一部分） 1

导论（第二部分） 25

可能与实在 91

哲学直观 108

变化的知觉 131

形而上学导论 159

克洛德·贝尔纳的哲学 201

真理与现实——论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 209

拉维松的生平与著作 220

译者后记 253

导论（第一部分）

真理的增长

真实的回退运动

论哲学中的精确性；诸种体系；为何这些体系都忽略了时间问题；当人们将关于绵延之考察重新纳入到认识之中，认识变成了什么？真判断的追溯效力；现在在过去之中的幻相；论历史和历史解释；追溯的逻辑。

哲学之中最为缺乏的，乃是精确性^①。各种哲学体系并不是根据我们 【1】

① 译注：在柏格森看来，中国和印度虽然也曾发展出极高的智慧，但精确性却是希腊人的发明。他在1922年一篇题目为“希腊-拉丁学问与中学教育之改革”的文章中写道：“这种学问（希腊和拉丁两门古典语言之学习）不只是有助于学习我们的语言（法语）和理解我们的文学，而且培育和发展着我们的智力……重复这一点并不是毫无益处的，尤其是指出这种学问如何培育了智力，在何种意义上又发展了智力。正是在希腊思想得以发展出来的意义上。一种形式的秩序（ordre）、比例（proportion）、大小（mesure）、准确（justesse）、灵活（souplesse）恰好与这种形式所表达的相对应，一种组织的完满与严格使得整体内在于其每一组成部分，而且清晰地描绘出在整体中的每个部分，在希腊人的所作所为之中首先令人惊奇的正是这一点。这些正是我所说的“精确精神”（l'esprit de précision）的特征。”（柏格森：《杂著集》，第1369页）也就是说，精确精神的要义，在于形式（概念、语词）与其所表达的事物的对应。与之相应，不精确就在于用过于宽泛的语词来表达。参见“导论（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

所生活的现实而裁剪出来的。对于现实而言，这些体系都太庞大了。在这些体系之中，适当地挑选出某个体系加以检验，您将看到：这个体系同样也适用于一个没有植物也没有动物、只剩下人类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中的人类无需吃喝拉撒、无需睡眠做梦、从不胡言乱语；才出生就已历尽沧桑、远离襁褓；能量违背渐渐衰减的规律、反向而行；一切都逆向而行、走向反面。^①然而，一个真正的体系是一个如此抽象、如此广泛的概念的集合，在这个体系之中人们将一切可能、甚至一切不可能都保持在实在之旁。我们应该将那种能够进入对象的解释判断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

【2】解释与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空白，也没有任何空隙以供另一种解释立足；这种解释只适合于这个对象，此对象也只为这种解释而准备。这便是科学的解释。它包括绝对的精确性和某种完备的、增长中的明见性（*évidence*）。对于各种哲学理论，我们亦可以这么说吗？

在我看来，曾有一种学说似乎是一个例外，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年轻时曾心系这一学说。斯宾塞^②的哲学旨在获得事物的印记，在事实的细节之上加以塑造成形。毫无疑问，这种哲学仍然在模糊的共相之中寻找支撑点。我曾体察到了《第一原理》的弱点。^③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弱点在于斯宾塞由于准备得不充分，未能深入探究力学中的“最高观念”。我本想重拾他的作品的一部分加以补充和巩固。我曾经竭尽全力地尝试完成

① 译注：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总是沿着不断衰减的方向行进。

② 译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他卓有成效地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从而使得他在19世纪末对西方有着极大的影响。下文提到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62年出版，是斯宾塞的主要哲学作品之一。

③ 译注：参见柏格森《创造的进化》第四章结尾的若干段落关于斯宾塞的进化哲学的讨论。《创造的进化》，第363—369页。

这一工作。这样，我就被带到时间观念面前。在此，有一个奇迹将等待着
我们。^①

实际上，我们很惊奇地看到，在一切进化哲学之中皆扮演首要角色的实在时间 (le temps réel) 是如何为数学所遗忘。实在时间的本质就是流逝，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停留此处，一旦时间的另一部分呈现出来。为了能够测量时间，时间中一个部分相对于另一部分的重叠因而就变得不再可能，无法想象也无法构思这种重叠。毫无疑问，在一切测量中，都引入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因素，因此，两个号称相等的量彼此之间直接重叠是非常罕见的。于是，要使重叠成为可能，这些部分之中的一个面向或者一个效果就必须保持着它们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种效果、这种面向就是人们所测量的。但是，对于时间而言，重叠的观念包含着某种荒谬，因为，绵延的一切效果都是自身可重叠的，因而是可测量的，其本质就变为无法绵延。从中学起我们就知道，绵延是通过一个运动者的轨迹来测量的，数学时间 (le temps mathématique) 是一条线；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注意到，这一操作与其他测量的操作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它不是针对某个人们想要测量的事物的某个面向或者某个效果之上得以完成，而是对此物的排除。人们测量的线条是不动的，而时间却是运动的。线条完全是已经形成的 (du tout fait)，时间却是那正在形成的 (ce qui se fait)，是使一切正在形成的得以形成的 (ce qui fait tout se fait)。对时间的测量所针对的

① 译注：柏格森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原本在于致力于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但这一研究将他引向对时间观念的考察。他在1903年致帕比尼 (G. Papini) 的信中写道：“实际上，起初，形而上学和心理学，远远不如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理论相关的研究，那样对我有吸引力。我的博士论文，本是研究力学的基本概念。这样我被引向考察时间的观念。”（《杂著集》，第604页）

从来都不是作为绵延之绵延；人们所计算的，仅仅只是达到一定数量的间歇 (intervalles) 或者时段 (moments) 的顶端，也就是说，总归是一些时间的虚拟的停顿。假设，一个事件在时间 t 之后发生，简单说来，也就是表达了从这里开始所计算的数量为 t 的某种类型的同时性 (simultanéité)。在这些同时性之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时间能够极大地加速，甚至无限地加速：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而言，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从意识看来（自然而然地，我想说的是这种意识不只是限于对应于大脑内部运动的意识），有着深刻的差异；对于意识而言，从今天到明天，从这个小时到下一个小时，等待所产生的疲惫是很不一样的。对于这种特定的期待及其外在的原因，科学都不加以考虑：甚至对于正在流逝的时间或者将要流逝的时间，科学也将其处理为仿佛时间已经流逝。然而，这却是非常自然的。科学的角色就是预见 (prévoir)。^① 科学从物质世界之中，抽象并抓取出那些能够不断重复、加以计算、因而不

【4】绵延的东西并加以研究。这样，科学所做的只是在常识 (sens commun) 的方向上所做的，常识是科学的开端。当我们谈到时间，我们想到的是对绵延的测量，而不是绵延本身。但是，科学所排除的这种绵延，难以设想亦难以表达，但人们能够感受它、体验它。我们能否去寻求绵延是什么？绵延如何向一个意识显现？既然这个意识只想要看到绵延而不想加以测量，只想抓住绵延而不使之停滞，这个意识以意识本身把握为对象，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既是自发的又是反思的，逐步接近从而使得固定自身的注意力和流逝的时间二者协调起来。

① 译注：法国 19 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认为，“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行动”，“一切科学的目的都在于预见”。

这就是问题所在。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穿透了内在意识生活的领域，我们曾经一度对此毫不关心。很快，我们就认识到了关于精神的联想主义^①观点的不足。这种观点，是大部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共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于意识生活的某种人为重组后的效果。如果跳出层层重叠的初见，在直接的观看之中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呢？一系列漫长的反思和分析使我们得以避开一个又一个的偏见，放弃许多以前我们未加批判就加以接受的观念；最终，我们相信重新找回了完全纯粹状态下的内在绵延，这是一种既非单一性亦非多样性的持续，它无法被归入任何一个我们既有的思维框架。实证科学对这种绵延不感兴趣，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认为：确切说来，科学的功能在于为我们组装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为了让行动更加便利，我们能够避开时间的效果。但是，斯宾塞的哲学是一种关于进化的学说，这一学说是要在实在的运动中、进步中和内在的成熟过程中来追随实在，它如何能蒙上双眼、忽视那变化着的东西？

【5】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后来再重新拾起了生命的进化问题的时候，不忘记同时考察实在的时间；于是我们发现，斯宾塞的“进化论”几乎需要彻头彻尾地加以重新考察。那时，吸引我们的是关于绵延的观点。回顾和浏览各种哲学体系，我们发现哲学家们根本不关注绵延。追溯哲学史的长河，时间和空间总是被放在同一序列，被视作同一类型的事物。于是，人们研究空间，规定空间的性质和功能，所获得的结论随即带给时间。空间的理论和时间的理论就这样成双成对地形成了。要从此转到彼，只需

① 译注：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te）指的是哲学史中关于心灵和认识的一种观点，它认为一切心理、意识、认识活动最终可归结为观念之间的联想。这一观点可上溯至洛克、休谟，在19世纪末，斯宾塞、密尔等人亦持这样的观点。

要换个词就够了，人们用“相继”（*succession*）来代替“并置”（*juxtaposition*）。这样，人们就系统地偏离了实在的绵延。为什么会这样？科学有它的理由去这样做；但是，在科学之前，形而上学已经以这种方式展开，但形而上学却没有相同的理由来支持。在检查这些形而上学的学说时，在我们看来，语言似乎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绵延总是被表达为广延（*étendue*）。用于描述时间的词汇借用的是空间的语言。当我们提到时间，响应这一召唤的却是空间。形而上学应该与语言的习惯（*habitudes*）相适应，这些习惯本身又是在常识（*sens commun*）的各种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如果说科学和常识对此意见一致，如果说理智（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反思的）排斥实在的时间，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知性所要求的必然命运？这正是我们在研究人类知性的结构（*structure de l'entendement humain*）时我们自以为发现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知性的其中一个功能恰恰就【6】 在于掩盖绵延，无论这种绵延是在运动之中，还是在变化之中。

这是否涉及运动？理智从运动中所把握的仅仅只是一系列的定位（*position*）：首先抵达某一点，接下来是另一个点，然后又一点。有人反驳知性，说在这些点之间还有什么？很快，知性又插入了许多新的定位，如此以至于无穷。基于这种过渡（*transition*），知性使目光转移。如果我们坚持，知性就会这样安排：随着被考察的定位点数目的不断增加，运动性被推至越来越短促的间隔，不断后退、远离，最后消失在无穷小之中。如果理智只是被用来准备和理解我们针对事物的行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自然的了。我们的行为只有在固定的点之上才能便利地实施；因此，我们的理智寻求的是固定性（*fixité*）；我们的理智所询问的是，运动的物

体在何处、将在何处、经过何处。甚至，当理智记录了运动的过渡时刻，表示出对绵延的兴趣，理智也仍然局限于观察两个虚构的停顿的同时性^① (simultanéité)：一个是理智所考虑的运动的物体的停顿，另一个是运动的停顿，是时间的流逝的停顿。但是，理智所与之打交道的，一直都只是实在的静止或者可能的静止。我们要跨过关于运动的这种知性的表象，因为这种表象把运动描述为一个系列的定位。让我们直接面对运动，不带任何概念去观察运动：我们发现运动是简单的，是浑然一体的^② (simple et tout d'une pièce)。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就获悉，运动与这类不可怀疑的实在而绝对的运动中的一种运动相协调，这种实在而绝对的运动正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③这一次，我们在其本质中来把握运动，我们感觉到，运动的本质与某种努力相混同，这种努力的绵延是一种不可分的延续性 (une continuité indivisible)。但是，我们的理智，总是寻求着固定性，【7】考虑到运动已经跨越了一定的空间，理智就做出以下假定：运动已经用于这个空间（仿佛空间能够与运动相协调，与不动性相协调），运动的物体存在于它所走过的线条的每一个点。最多，或有人会说，运动的物体本应该在那个点，如果能够较早时把运动停下来，如果我们做出不同的努力从而做出距离较短的运动。从这里到把运动仅仅看作一系列的点，只有一步之遥；于是，运动的绵延被分解为多个“时段” (moments)，每个时刻对应于一个定位点。但是，时间的各个时刻与运动者的各个定位点，都只是

① 译注：同时性是柏格森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术语。在柏格森看来，在科学和常识中，一旦谈到时间，就必然假定两个运动的同时性，一个是运动的物体，其运动轨迹的每一点都对应于某种客观时间的各个点，而客观时间已经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

② 译注：简单 (simple) 与复合 (composé) 相对立。简单物即不可再分，而复合物则可分，由若干部分组成。

③ 译注：这类我们自己产生的实在而绝对的运动，指的是意识、感知、记忆、行动等等。

由我们的知性在面对延续不断的运动和绵延时所采取的各个瞬间 (instantanés)。借助于这些并列放置的见解 (vues juxtaposées)，关于时间和运动人们都有了实践上的代用品，这个代用品屈从于语言的要求，并等待着屈从于计算的要求；但是人们获得的只是一种人为的重构 (recomposition artificielle)。时间和运动完全是另一回事。^①

关于变化 (changement)，我们也可以说类似的话。^②知性将变化分解为前后相续却又彼此有别的多个状态 (états)，各个状态则被视作持续不变 (invariable)。如果切近地考察这些状态中的每一个状态，我们发现状态在改变，于是我们要问：如果单个状态不改变、它如何绵延下去？很快，知性以一系列更短暂的状态来取代这个状态，而这些更短暂的状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加以分解，如此以至于无穷。然而，我们为何不曾看到：绵延的本质就是流逝 (couler)，稳定不变的状态之间无论怎么

【8】连接都不可能形成绵延？实际存在的，并不是这些状态，因为这些状态只是我们在面对变化时所采取的一些简单的瞬间 (instantanés)；相反，实际存在的乃是流逝 (flux)，是持续不断地转变，是变化本身。这种变化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是实体性的^③ (substantiel)。如果我们的理智要坚持将变化判断为非持续的 (inconsistant)，加以某种我们所不知的支撑，这是因为理智以一系列的并列放置的状态来取代变化；但是，这种多样性

① 原注：如果摄影师在银幕上为我们放映胶片上的各个并列放置的静态图片并使之形成运动，其条件就在于，通过这些静态图片，把运动投射到银幕之上。译注：柏格森将理智的机制解释为一种“摄影”机制，即知性的活动不足以把握运动和实在本身，而只能获得其在空间中的投影，即运动和实在投影到空间中所形成的“胶片”或者“影像”。

② 译注：上述关于运动的考察，其实亦适用于变化。参见本书中“变化的知觉”一文。

③ 译注：在柏格森看来，绵延即是实体，只是不能根据以往的形而上学来理解实体这一术语，而必须从绵延来理解。